

月光是少年时的月光

■顾雪莹

很多时候，我在月下双手掬起一捧水，仿佛也接住了月亮。它从遥远的地方走来，穿过尘埃，时辰一到，它便漏下指缝，又起身远走了。

童年的月，是播撒在田野里的梦。

小时候，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中。爷爷退休前是语文老师，在我咿呀学语的年纪，就教我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连大字都还不认识几个，磕磕绊绊地背着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这诗句是什么意思？望明月为什么要思故乡？我抬头问天上的月亮，它只是孤单地悬在空中，泛着清冷的白光，并不理会我。没关系，我也不是真的在乎，只是背诵得好，就会得到一颗糖果的奖励。我揣着背诗换来的糖果，高高兴兴地出院门找小伙伴玩耍。家门外是广阔的田野，夏天的夜晚，月亮毫不吝啬它的皎洁，无声地洒下一片清辉，又幻化成无数闪光的萤火虫，一群孩童一手拿着玻璃瓶，一手抓着捕虫网，在田间跑来跳去，好不快活。

等玩累了，几个人就在高高垒起的谷堆旁席地而坐，嘴里含着糖果，哼唱那时流行的儿歌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”而印象中

的爷爷总是喜欢在月下练习水墨画。月光铺开在泛黄的宣纸上，墨色从他的笔尖悠悠晕染开来。儿时的我不懂，这么昏暗的光线，爷爷能看得清吗？而现在的我明白了：意境在心，提笔便是人间绝境。

少年的月，把深情镌刻于书本之中。

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起《嫦娥奔月》的古老传说。李商隐说：“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离开了心爱的人，长生不老也不过是镜中花、水中月。那时的我，只当月亮是神仙的宫殿，是高处的玉宇琼楼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境，却未曾想过，一个人的广寒宫会有多么凄冷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人生的孤独、生命的凉意，并不是服下仙丹就能避免的。

“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，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”在高一的课本上，我第一次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，作者优美中略带惆怅的笔调，令我久久不能自拔，仿佛生命也如这月色一样，只是虚幻缥缈的梦境。

记得后来离家去远方上大学的夜晚，坐在绿皮火车上，铁轨旁高大的树被乳白色的月光浸润，世界如此安静。我在车上捧着一本季羡林的散文，“我曾到过世界上近三十个

国家，我看见过许多的月亮……但是，看到它们，我就立刻想到故乡那个苇坑上面的小月亮。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，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。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”。那是我第一次读懂了乡愁，轨道外的月亮仿佛也变得哀怨起来。

而如今的月，是绽放在岁月里的画。

人生已过近三十年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，而我也学会了与生活中的种种和解。如果有个人愿意在月下敲门，给你乘兴而来、兴尽而返的惊喜，便是恩赐；如果没有，那便自己在窗前围炉煮茶，将岁月赏作温柔晚霞。后来，人生的每一场相遇，都是久别重逢。彼此不必言说，也有惺惺相惜的懂得。

月光还是少年时的月光，它走进唐诗、宋词里，那些美好的词句，洒在我人生的扉页上，更落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。到如今，我才明白，人生啊，就像童年的萤火虫，飞过无人问津的年岁，在夜晚燃烧小小的生命，为赶夜路的行人照亮方向，如同这月亮一般，悬挂在高高的夜空，让这黑暗的世界有了希望。

当我再次于水中掬起一捧月，所有的希望与失望，都化作漫天萤火飞舞。而当我抬起手，月光汨汨而下，那一刻，我嗅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芬芳。

回家小记

■林世铨

那日，应侄女婿邀请，一家子到老家镇上做客。往常出门，都坐女儿的车，这次因女儿外出培训，直接从省城回来，所以我们坐的是公交。

一路上，车子晃晃悠悠，时慢时快。我跟爱人说：“偶坐公交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磨去急性，锻炼耐心，不错！”爱人回道：“体验还观光，挺好！”也是，车内景，车外景，动静结合，着实有趣。

将到新庵岭，我便想起风雨亭来，本想指给她们看，哪想不凑巧，我们坐在后面倒数第二排，往前看不到，左右也看不清。

于是，我就简要地给她们讲了风雨亭的来历。

当年，“罗马河”就这条国防路，土路，满是坑洼，狭窄，那时车子少，大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便，只是雨天泥浆喷溅，人称“印尼”（闽南话，意为泥浆四溅），晴天尘土飞扬，人称“英国”（闽南话，意为粉尘飞舞）。而陡坡真的陡，满是坑洼，且长。我记得走“罗马河”路段，有两个地方叫人怕，一是路过的新兴庵岭，一是无需路过的岭后亭。交代一下“无需路过”，一是因为当天不去罗溪，不经过；二是因为已有隧道，不再经过。这两个地方，不只是挑担客感到劳累，推板车、骑单车、行人一路爬坡，没地儿遮风挡雨歇脚，亦觉劳累。

大概是在1969年或1970年，暑期，老家旅马来西亚番客佬叔（林景山）回家，亲身感受了这一路的颠簸，也瞧见过客的艰难跋涉，临走时吩咐亲人，由他出资在新庵岭和岭后亭两个长坡边上各建个风雨亭，为过路客遮风挡雨，让他们歇歇脚乘乘凉。佬叔说：“花不了几个钱。”不久，亭子建成。亭子材料就两种——条石和水泥，柱子、椽子、坐墩都用条石。当时也的确花不了几个钱，建设简单，负责人预订条石，预定人手，找人挖挖扛扛几天就可以了。若我没记错，一个亭子用了不到一百五十元。

之后，车过，人过，时常瞧见三两过客在亭里歇脚、避雨、乘凉……

因最近多阴雨，担心亭子被雨水冲走，也担心哪天把这事给忘了，第二天便给有车族的文友文安发短信，望他回家时顺道给拍张照片。后来，文安发来照片，我一看，这亭一亭两间，有三四十平方米。我打电话给文安，说记忆里是一亭一间，十来平方米。文安坚决地说：“是两间，一亭两间，不会错！”于是，我怀疑起自己的记性来。



浪漫
(视觉中国)

印象

■王雨芊

在泉州的茶馆里，你可能会邂逅几位善于讲故事的老茶客。他们会在品茗之余，讲述关于泉州的故事，让你领略这座城市的传奇。泉州人独特的幽默、独特的生活哲学和人情味，都会在这些故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而我对泉州的印象，便也在这些故事中渐渐成型——

我来自河南。泉州，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，也是我开启新生活的

地方。在泉的日子里，我感受到了这里和谐交融的文化，品尝了这里的特色美食，体会了泉州人民的热情与包容。

其实，我对泉州的印象自小有之。小时候，爷爷奶奶就会跟我讲关于泉州的故事，也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，泉州曾是东方第一大港；知道河南先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，跋山涉水来到这里，安家、创业。这些，曾经像是一首动人的歌谣，时不时地在我心中回荡，让我对泉州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，并因

此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泉州，上大学并工作着。来到这里后，经常会碰到老乡，听着他们那熟悉的乡音，感觉这座城市更亲切了，也更爱这座城市了。

如果问我最喜欢这里的什么，我会骄傲地告诉你，我喜欢这里的文化景象，喜欢那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城市气息，喜欢古建筑的那一抹红，喜欢蚵仔煎、土笋冻等美食，喜欢它的现代与时尚……

泉州，是我的心灵栖息地，我想，我会在这里扎根。